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雜記二

寶晉齋法書贊載豆盧革田園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
畿甸間舊無田園鄜州雖有三兩處莊子緣百姓租佃
多年累有令公大王書請卻給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
民兼慮無知之輩妄有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
與僧往還書其畏強藩避罪罟蓋慄慄淵冰然其後卒
以故縱田客貶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

是時據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卽
革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顓面正朝
者不能致禡輦之誅而反竊秉旄之位唐之不競有自
來矣

寶晉齋
法書贊

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
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
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
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也亦變例也

日知錄

朱子曰寶泉賦多古人評品之所遺觀之者知介善片

能亦有所取也

墨池編

爰自黃帝史籀蒼頡迄於皇朝黃門侍郎盧藏用凡三千二百餘年書有十體源流學有三品優劣今敘其源流之異著十贊一論較其優劣之差爲神妙能三品人爲一傳亦有隨事附著通爲一評究其臧否分成上中下三卷名曰書斷其目錄如此庶儒流君子知小學亦

務焉

張懷瓘書斷序

孫過庭字虔禮作運筆論字逾數千妙有作字之旨學

者宗以爲法

宣和書譜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四

二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厯中摹
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
家藏圖書並用所厯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
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厯歲祀倏踰二
紀薦罹多難編軸尙存物在時遷所宜興歎丁未年駕
在岐山涿郡子謩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
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謩再題鄒平公段文公
也柯古其子式字也子謩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
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

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啟二年

己酉昭宗龍紀元年

避暑錄話

拔河古謂之李鉤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
喧呼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
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唐語林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妓者先引
長繩兩端屬地理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
繩之直如絃然後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之
間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之

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踢肩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注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奇觀者也一作衛士胡嘉隱作繩妓賦獻之辭甚

宏暢元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曹參軍

封氏聞見記

臣無際才非馬融位叨麟閣屬祕書監博陵崔公畫鞦韆障而得一觀皓齒蛾眉徧於後庭鞦韆之歡樂焉考古之文苑惟鞦韆賦未有作況鞦韆者千秋也漢武所千秋之壽故後宮多鞦韆之樂今因覩斯畫而善前名臣雖不敏謹述漢武後庭鞦韆賦以歌之

高無際漢武帝後庭鞦韆

賦
序
文苑英華

柳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值五千必曰
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以五千則
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必因當時鞭價而立
說也然一鞭之值何至五萬古今好尚不同如此丹鉛
摘錄
唐人用紙有生熟二種熟者妍妙輝光生者不經洗治
粗澁礙指非喪中不敢用韓昌黎曾上陳給事書急於
自辨遂用生紙書尾仍敘倉猝不能復俟更寫之意六
硯

齋筆
記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
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
草木而已哉

蒙齋
筆談

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衛公德裕之孫初德裕之爲將
相也於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石爲園
池之玩自爲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處刊於石云移
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洎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
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爲都下移掘樵人鬻賣
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卽踞之最保惜者光化

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知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託全義請石於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內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內侍能迴遺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黃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

平泉有石哉

舊五代史本傳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揜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

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
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
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
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
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
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壤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
此又近乎愚矣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集古錄

平泉石出自關中考之李德裕平泉莊記竹木花石之
美其石產水中每獲一奇皆鐫有道二字頃余於潁昌

杜欽益家賞一石雙峯高下有徑道挺然長數寸許無
嵌空巖竇勢其質不露圭角磨礪光潤而青堅於石罅

中鐫有道二字

雲林石譜

太宗忼暴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忌欲均死之語固牽

於愛者也

題唐太宗帖

東坡題跋

元和十三載二月八日子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夜直
禁中奏進旨檢事因開前庫東閣於架上閱古今撰集
凡數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獲此鑑圖并序愛玩久
之翌日遂自摹寫貯於箱篋寶歷二年乃命隨軍潘元

敏繪於縑素傳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記

令狐楚盤鑑圖銘記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媼得錦韉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元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襪取而懷之後元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襪汝收乎力士因進之元宗作妃子所遺羅韉銘有曰羅韉羅韉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襪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韉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

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

說野客叢書

宋次道集顏魯公文爲十五卷詩才十八首多是湖州

宴會聯句詩公必在其間又有大言言小樂語滑語讒語

醉語又和政公主碑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失守輟夫

柳潭乘以濟孀妹首云平陽興娘子之軍於司竹襄城

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紕匡復之師於武后皆前代所

未有也江鄰幾雜志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

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廬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世人傳焉

杜陽

雜編

紅綾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

遣掌牋表號曰內記

甘澤謠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於史傳者唐高宗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冲元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

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
耶遽令罷役然則妒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
妹也頌之曰誰遊擊將軍上柱國李譔也碑於何所今
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
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之歲大厯十三年
也神之行事不見於春秋內外傳其妒也孰傳道之自
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牒臘祭此謂有其舉之
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爲衆所共惡而神乃以是
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澹

焉黛色興雲致雨倂造化力頌之辭也

平定州唐李
諱妬神頌跋

曝書亭集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祝織女作穿針戲取簪篲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爲沈下賢攻文能剏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爲情語以導所欲

爲人譏
乞巧文

序 沈下賢集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僕按元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

登科紀張籍以正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旣先二年決
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
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
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旣喪夫
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
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
所謂鄭氏誌文豈予家所收未全或別有他本爾然細
味微之所序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所說皆合蓋昔人
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

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

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

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卽當以大厯十

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年庚辰正二十二歲矣

傳奇言生年二十二

不知女色又退之作微之妻韋氏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

以選爲校書郎

傳奇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正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餘則按萃授校書

郎年二十四矣

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於外祖

闕

州刺史鄭濟

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

甯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

中表

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

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

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

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之者

卽此意

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離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

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詩所敘所遇後言捨之

以義又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

夢將仙詩云當年二紀初佳節

三星度韋氏正全盛出入多推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

其詩中多言雙文意二鶯

字爲雙文也併書於後使覽之者可考焉

侯鯖錄

元微之

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詠之呼

爲元才子風流蘊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

復製會真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
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
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惟沈亞之橐泉夢記
牛僧孺周秦行記乃自引歸其身不復隱諱然周秦行
記與僧孺所著幽怪錄文體絕不相類或謂乃李德裕
門下士所作以暴僧孺之犯上無禮有僭逆意蓋嫁禍

云爾理或然也

歸田
詩話

元白雖齊名而微之品格不逮樂天遠甚微之少通崔
鶯鶯作會真記暴其事既通籍又賣絲宦官得知制誥

爲武儒衡鄙厭恬不知怪文人無行殆斯人與

徐氏筆精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遊嶺徼詩序云有進士韋滂者自南海邀趙氏而來十九歲爲余妾余以鬢髮蒼黃倦於遊從將爲天水之別尙有數秋之期縱京洛風塵亦其志也趙屢對余潛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卽泛輕舟暫爲南北之夢歌陳所契詩以寄情云云房君至襄州逢許渾侍御赴宏農公廣州之命千里以情相託許具諾焉纔到府邸遣人訪之擬持薪粟之給曰趙氏却從韋秀才矣許與房韋俱有布衣之分欲陳之慮韋義不述之

似負房言素款難名爲詩代報房君既聞幾有歐陽四

門詹太原之喪

雲谿
友議

雲溪子素聞三鄉之詠悵然未明其所自也泊得吳郡
陸君貞洞僅紀其年代而不知其人奚用序乎然羣書
有無名氏樂府集無名詩今檢陸君之詩序亦云姓字
隱而不書夫序者述作之本意也繹其舊序是詩繼和
者多不能徧錄略舉十餘篇以次之無名序曰余本若
耶溪東與同志二三紉蘭佩蕙每貪幽閑之境玩花於
松月之亭竟晝綿宵往往忘倦泊乎初筓至於五換星

霜矣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也門絕囂塵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伺其閒寂因遊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弔影東邁涉滌水歷渭川背終南陟秦華經虢路抵陝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兒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燕笑之地綢繆之所銜冤茹歎舉目銷魂雖殘骸尙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絕筆慟哭而去以翰墨非婦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隱而

不書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

雲谿友議

先是柯古寄溫庭筠詩云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

作錦鞋溫作錦鞋賦答之

漢上題襟集

高秀實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渥香奩集麗而無骨

時李端叔意喜韓渥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

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

得也

許彥周詩話

王貞範女弟故所稱荆南仙女者恆時夢異人授琵琶

樂曲二百餘調命曰此曲譜屬元昆製序當刊石於甲

寅之方於是貞範如女弟指爲製序刊所傳曲

十國春秋

劉崇遠耳目記云趙王鎔命馬或使於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伎轉轉者一代名姝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叔隴於趙衰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或卽命題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旣啟雅樂斯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遂載以歸

補侍兒小名錄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四

三

鴻墀

謹案全唐詩話載東坡記唐事云韓定辭爲王
鎔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有詩
酬贈王士正五代詩話謂以二詩證之此爲誤記

鳳州遁跡山有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
穴穴中有石臺鑑架一坐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
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
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
聞後有風雨聲旣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詳其文乃是
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不見於文集而

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款識之一云

學齋
佔畢

張君房麗情集蜀王宗衍幸鳳州州將某妻嚴氏有美
色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向
眉寫翠對臉敷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院俱含

影中

全蜀藝
文志

古鐘鼎彝敦盤孟卮鬲其款式文多鳥跡蝌蚪書法簡
古文多不能識獨唐瑩質鑑背銘篆文明易蓋唐物故
也其詞亦平易銘云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
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光含晉殿影照秦宮鐫書

玉篆永鏤青銅凡四十字

蟬精雋

丹鉛餘錄載古鑑銘二以爲唐人作按銘辭有長懸仁
壽天子萬年語疑隋仁壽宮成於此鑄鏡也又如珠出
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亦似煬帝語宛委餘編
王承休妻嚴有殊色後主絕加寵愛秦州之行後主頗
以嚴故臨幸焉至則賜以粧鏡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
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
俱涵影中其褻昵有如此十國春秋
韓退之言萬物不得其平則鳴若蚓者其材質亦可以

自知矣食后土而飲黃泉於其分已過更有何事不平

而如此終夜長鳴不肯休耶抑自樂其過分耶

寓簡

畫龍記長洲令廳事北廡有畫龍六僧繇不興之舊度
模之不知何人其工不謝二子也唐李紳爲記其事碑

刻猶存

吳郡圖
經續記

邵思野說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
前大琉璃瓶貓觸墜地因驚得疾詔錯爲墓誌錯謂鉉
曰此文雖不引貓事此故實兄頗憶否鉉爲疏二十餘
事錯曰適已記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日又云

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玉芝堂
談薈

先是明州阿育山有靈鰻井至是鑿井南廊鰻忽見焉

僧贊甯有記

十國
春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四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五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方外一

朕勤求道本廣挹教源以真如不二之宗助清淨得一
之化況斯經典時爲大乘名理精微翻譯成就雖契心
則離於文字而得意亦假於筌蹄庶使發揮因爲述序
卿等精通外學懇竭忠誠引經贊揚奉表稱賀再三省
覽嘉歎久之

答文武百寮嚴綬等賀御製新
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表

白氏長

慶集

元奘辭唐太宗命理朝政書云元奘伏唯陛下經緯八
紘之畧崇闡雍熙之業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崇儒
尚德薄稅輕刑九州四海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
假於人二也深仁遠洽四夷貢獻此又天威所感無假
於人三也獫狁爲患前代莫制陛下御圖一征傾巢倒
穴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煬帝喪軍
而返陛下提兵振旅俘馘數萬故知神武無假於人五
也天地交泰祥瑞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陛下縱
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元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

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

象教皮編

唐傳奕北地范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伐齊平入周士
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
事漢王及涼反遷於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
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
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
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
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
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變之尼失禮不婚天

胎殺子滅損戶口不亦傷乎令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奕奏如此未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欲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恆俗何爲學僧守靜絕欲無爲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

自陳毀僧傲親抗君非爲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
何目見道士從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奕上
事碎亂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或云三萬戶州
且存一寺不足校也此之十一條遁釋甚衆爲存詞費
約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
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太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
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鐘又言佛法妖
偽敕示蕭瑀瑀曰傳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駁曰瑀先祖
已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中

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爲高識傳云
奕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罔君也豈有四
年上事九年方廢省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
一條假誑萬途可悉奕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無
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鍾斯忘作也經云擊鼓戒兵
鳴槌集眾又云撞擊佛鐘斯非教耶又述蕭瑀不事宗
廟專事胡佛斯面欺於宰伯也

釋道宣敘列代
王臣滯惑解

廣宏

明集

鴻臚 謹案集內尚有釋道宣箴傳奕上廢省佛僧表

釋法琳對傅奕廢佛僧表釋明槩決對傅奕廢佛僧
事良以奕所論切直中其所忌故僧輩銜之至深甚
至生前污以竊妻沒後誣以地獄俱不足與辨也

竊見傅奕所上誹毀之事在司旣不施行奕乃公然遠
近流布人間酒席競爲戲談有累清風實穢華俗長物
邪見損國福理不可也伏惟殿下往藉三多久資十善
赴蒼生之望膺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副后發洊雷
之響則蟄戶俱開啟明離之輝則幽衢並鏡赫矣允矣
難得名矣固以漢光重世周卜永年復能降意福田迴

情勝境津梁在念牆塹爲心伏願折邪見幢然正法炬
像化被寄深幸茲乎不任憤懣怒焉之志謹上破邪論

一卷塵黷威嚴伏增悚息

釋法琳上秦
王破邪論啟

釋道宣記傳奕范陽人入周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
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諒諒反遷岐州唐
初爲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等十一事高
祖覽之廢諸州寺塔又云奕本道門起家貧賤武德之
始西來入京謁道王歸歸左道之望延奕私宅待以上
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笑語曾不避歸有兄子爲

寺僧見而發之奕大悲恨又引唐臨冥報記貞觀十四
年奕暴病卒初與道士傅仁鈞薛蹟善奕鈞先亡蹟夢
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問爲誰曰傅奕也又馮長
命夢見亡人問傅奕受何報曰已配越州作泥人矣泥
人者泥黎中人也蓋地獄名矣按奕相州鄴人事漢王
諒爲儀曹諒反以直言不從坐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
守善之卽位拜太史丞以庾儉薦爲令數排毀儉儉不
爲恨武德七年上書詆浮屠法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
帝善之未及行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病未嘗問醫

忽酣臥蹶然起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
人也以醉死嗚呼奕武德初入京六十餘近七袞矣豈
有淫王歸婦事蓋釋門恨而醜詆之故也第一時諸僧
辨奕者皆力言道法之汚罔豈奕於彼教陰有黨耶苑委

餘編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翼望駭
嵩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至聖
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爲十喻曉之九箴誠之用指
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釋法琳辨
正論序

廣宏明

集

鴻臚

謹案同時釋道會與法琳同修辨正論下獄

太子中舍辛誦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畧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於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聯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甯酬客難

唐釋慧淨析疑論序

廣宏明集

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羣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辨元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文多不錄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於視聽故得一文雙顯各其志乎釋法琳廣折疑

論 廣宏明集

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甯無前以傅子調

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宏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並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旣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眾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旣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大半左肅機崔餘慶曰

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
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
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
件之如左焉

列朝議沙門致拜
君親事九首序

廣宏明集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
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亡脣之禍內經稱沙門
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
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
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冰執或訪二議優劣余

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兼則膚腠冰執乃
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
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旣而入庶斯穆龜筮
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降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宏拜
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
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啟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
門邃遠伸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
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

釋道宣統論
前議優劣

廣宏明集

法師俗姓陳氏漢太邱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宦遊播遷

江左近因江寓又處襄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乃有道
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
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犁爰發大悲遂致斯論
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
驚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捲狀鴻爐之焚纖霸猶炎景
之鑠輕冰負勝之傳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
奮慧刀卽降愚賊佛曰於是重暉法雲由其廣被然法
師所作詩賦啟頌碑誄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等三
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

言畧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戢在中心但知慙德
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
肯爲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鈔寫讚詠成音
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

釋法琳
與蔡國

公書

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
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
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
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辨朝輔任其放

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卽

陳對云云

廣宏明集

鴻臚謹案此釋威秀等上高宗沙明不合拜俗表尙有釋道宣等啟狀一時朝臣與之往復辨論見於集中者甚夥其實彼徒欲張大其教而理窮辭遁不足煩通人深詰也

龍朔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

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子潁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警寶珠之矚物旣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啟所未聞聊爲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

陳子良辯
正論注序

廣宏明集

法師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羣之後也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之鬼峪洞焉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

世太史令傳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
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
師愍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衛同奏表異者
九成蠅驥並驅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
訶以凡測聖之疊責以俗校真之咎引文證理非道則
儒曲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
有操矛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
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速而
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

箴誠記傳啟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餘
卷法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儀而風期
是篤輒以藤綆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爾

虞世南
破邪論

序

近覽所報辛中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璨瓘眩
離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殫辯圓
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煥乎巍巍乎言
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
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爲齊

應之功宏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
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偶觀名作實遣繁憂仁覽
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蘊蓄懷袖之中不
覺紙勞字故畧申片意謹此白書

釋法琳致慧
淨法師書

權文學聲冠應行地參園綺繡紳嘉其令望縉素挹其
芳猷而頃著十疑于我二諦公孫生之聰辯自昔難酬
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抗議試言志以成
文必也正名乎稱之曰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
幾乎一言而法唯祕密述之敢忘乎三轉遂取類觀象

載盈卷軸煩而無當有愧知音者焉

釋復禮十門
辯惑論序

法師名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也少時爲儒
壯而從釋其性愛書史喜翰墨樂遊學好著述頃以兵
火之亂匿跡山林嘗與來客問難詰折事盡終始遂錄
成軸名曰析疑論首之以序問終之以會名凡二十篇
言簡而理當文約而義豐涵泳六經畧備諸子每一篇
之中其引類證斷決析疑理甚明白若非具三昧辯才
其孰能致於此乎

屈蟠析
疑論序

公又嘗謂無生正位實相宗本二乘所感談者莫究於

是著法性論以辯之而迦葉後問惠遠奧旨詰焉疑斷
渙若冰釋者是以爲向使大啟壽量好務宏道則法王

度聞非公孰寄

獨孤及慶雲寺律
師一公塔銘序

文苑英華

鴻墀

謹案獨孤及毘陵集中無此數語今據文苑

英華錄出通篇亦與集中互異

沙門元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敕旨親紆聖筆爲大慈
恩寺所製碑文已成睿澤傍臨宸詞曲照元門益峻梵
侶增榮跼厚地而懷慚負層穹而寡力元奘聞造化之
功旣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畫卦

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域羲皇之德尙
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
闡八政以摘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
表情該日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爲盛矣伏惟皇帝陛下
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功
茂迺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匱鏡卽創
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若乃天華穎發霄藻波騰吞
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覈六經
輿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跡託寶思而彌高柰

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
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元奘言行無取猥預緇徒亟
叨恩顧每謂多幸重忝曲成之造忻逢像法之盛且慚
且躍實用交懷

釋元奘謝御製大慈恩寺碑文表 廣宏明集

鴻臚

謹案元奘尙有請御書大慈恩寺碑文二表並

謝御書表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五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方外二

元奘聞七曜摘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以
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
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寶
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
元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

釋元奘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啟

恭惟我國太師始自出昭

昭疑作胎

終於沒齒生緣眷屬觸

事因緣卽門生金長老允正所修錄具門人崔大相仁
浣所撰碑述之今白之所記者恭以大師於唐新羅國
景明王之天祐年中化緣畢已明王謚號銘塔仍敕崔
仁浣侍郎使撰碑文然以世雜人滑難爲盛事是以年
新月古未立碑文至後高麗國凡平四郡鼎正三韓以
顯德元年七月十五日樹此豐碑於太子山耆良有良
緣者乎仁浣者辰韓茂陵人也人所謂一代三鶴金榜
題迴曰崔致遠曰崔仁浣曰崔承祐闕中中人也學園
海岳加二車於五車才包風雲除三步於七步實君子

國之君子亦大人鄉之大人是或折桂中花扇香風於
上國得葱羅域推學究於東鄉承大師重席之恩撰大
師鴻碑之記白也執尺占天邨終近遠傾蠡酌海豈度
少多然則言而不常默猶不可後來君子取之捨之而

已

釋純白新羅國石南
山故國師碑銘後序

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鴻恩未答遂於經
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
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
冀納芻蕘之言謹獻祕要之經詳金口之教

釋元琬上
遺封表

張道濟

說

序心經云萬法起心心人之主三教歸一一

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

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

象教
皮編

初沖虛之師曰清簡泉君泉君之師曰來君來君之師

曰萬君皆有遺像在開元觀先生乃茲焉宴息立申泉

二碑以發天光以極師道

法師吳先生碑銘序

權文公集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來世讚佛
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
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

世張本也

六讚
偈序

白氏長慶集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於東都聖善寺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於茲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歸而升於堂

禮於牀跪而唱泣而去

入漸偈序

白氏長慶集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

傳之旨作佛衣銘

佛衣銘序

劉賓客文集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

李翱書辭以紀之

泗州開元寺鐘銘序

李文公集

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字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

九十二字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
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壞罪集
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
十字應念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
八百字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
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
經凡三千一百五字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
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種經具十一部合一
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

盡矣唐長慶三年蘇州重元等法華院石壁所刻金字
經白樂天爲作碑文其敘如此予竊愛其簡明潔亮故
備錄之

容齋
五筆

草堂禪師佩曹溪心印註華嚴法界觀疏圓覺經又恐
其理甚深世俗未辨著原人論而學者猶苦其難入蓋
唯心之旨非自悟者不能信受也後三百歲白衣弟子

李純甫又作睡語題其端云

李純甫華嚴
原人論後序

先是一行旣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
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

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嘆
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
旣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
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旣
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
怪之俄而羣僧會於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

遺忘

酉陽
雜俎

癸卯歲余過咸陽原有無畏不空禪師墓有塔記作於
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已經再刊亡其筆意而

敘述無畏過龍河一馳負經沒水隨之入龍王邀入宮
講法留三宿經不濕一字又述不空於師子國國王調
象象奔逸見不空跪伏二事極詳多與禪家所稱說合
又辨西域僧咒傳爽事曰此好事者曲爲之詞若果有
是正謂邪術不足以疵吾教也又云佛制戒律生草猶
不許比邱踐之況說斷人命咒傳於世乎其文可觀因
并錄於此

唐不空
禪師碑

石墨鐫華

雲溪子昔遊西霞峯厥氣方壯嘗遇元朗上人者乃南
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南泉之德業諸佛之支體

維三經云卽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心離
佛離道卽是一真大師句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其心
有善惡智有利鈍心智兩非名爲究竟南泉旣逝崔行
儉員外爲之銘曰百骸俱散一物常靈生徒俱服其簡

妙也

雲谿
友議

東坡於古人但寫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柳子
厚之詩爲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泉又欲
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聞見
後錄

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

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始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廣州曹谿謚號決非

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

碑後 東坡題跋

唐安鄉郡開元

一作開化

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

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

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

南開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

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沒入羌夷州縣

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

者往往多在世皆以爲西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

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
應之說予以謂西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
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

元豐
類藁

開元中長者李通元著華嚴論成初長者自太原孟縣
負經書而行途遇一虎曰吾將著華嚴論能爲擇栖止
處否卽以經囊搭虎背隨至神福山土龕前蹲住長者
乃於龕中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日
汲泉炷香奉紙墨每食時輒具淨飯置長者前如是五
載長者論畢滅迹不見

象教
皮編

右破邪論序唐虞世南撰并小楷書世南之筆惟孔子廟堂碑行世此文雖歐陽公趙明誠皆未之見而予乃得見之豈非幸哉破邪論本載釋氏藏經其說不暇深

究

金薤
琳琅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

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容齋隨筆

右萬回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怪矣元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嚮而爾徒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

唐萬回神迹碑記

集古錄

永明寺縣西二里唐李華撰左谿碑銘云明州大寶寺僧道源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道源乃此寺名僧也

寶慶四

明志

大厯二年十二月會善寺僧沙門乘如因請允抽東都
白馬等寺七人赴戒壇灑掃講律具表稱謝帝手勅二
十四字答之碑陰刻陸長源戒壇記陸郢書八分迺逸
多能會善寺戒壇牒說嵩

舍利塔一燔於大和八年一燼於中和二年至是僧復
嚴葬舍利於憫忠寺觀音像前碑中所云隴西令公大
王者李匡威也匡威欲遷舍利於閣內至拜疏於朝請
發封壤詔可而後行當時崇重法寶如是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金石文字記

記文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猗裨媚
驕帥之常亡足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蓋載縉鴻漸輩
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修羅帝釋爲證每虜至
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
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

八關齋功德記

龔

州山人稿

釋應之莫知世次作行書以文絹寫進士沈崧撰曲直

不相入賦頗有氣骨

宣和書譜

僧義英泉州人太祖造金銀二藏經聞義英善筆札致

之繕寫厚貲之義英不得辭乃買田歸粥院爲千人結
夏其疏詞畧曰天邊之無兔無烏斯緣方泯世上之有
僧有佛此會長新緇流多傳誦之

十國
春秋

僧齊已同僧仰山住豫章觀音院作粥疏曰粥名良藥
佛所讚揚義冠三檀功標十利更祈英哲各遂願心旣
備清晨永資白業禪流稱其辭謂當與食時五觀並傳

十國
春秋

貫休體充而形短其像贊則宰相王鎔爲之

十國
春秋

近世釋子多務吟詠惟贊甯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

爲佛事故所著駁董仲舒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
證蔡邕獨斷四篇斥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
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無賢臣
論一篇極爲王禹偁所激賞王公與贊甯書曰累日前
蒙惠顧謏才辱借通論日始三復未詳指歸徒觀其滌
繁露之瑕劇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瞽鍼砭正俗之疹
折子元之邪說泯米穎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孫郅
似圖蔓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

復

十國春秋拾遺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
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
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
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
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癸辛
雜識

貽書石刻在會稽縣南三十一里雍熙院院有吳越忠
懿王在國時貽書石刻其一曰報雲門山淨名菴長老
重曜今差人賚到白乳茶三十觔稜瓷香爐一隻衙香
五觔金花合盛重五十兩仍支見錢一百千文足陌可

親入懺保安遣此示諭不具押字付其一曰報越國雲
門山淨名菴長老重曜昨據節度使錢儀申所請爲官
中入懺保安事具悉師心鏡絕塵衣珠無類修釋氏務
三之訓得淨名不二之宗泊挂錫寶坊棲真玉筍節使
素欽於景行遠有來聞國家因罄於精誠遂可其請況
奇峯正聳炎景斯煩非坐非行頗勞精進煩心引領尤
愧忠勤今則再賜到乳茶三十觔乳香三十觔至可領
也夏熱想得平安好故茲告諭想宜知之不具押字付
長老重曜此亦可見錢氏下書境內之體見嘉泰會稽

志

乾祐鑿佛贊吳越王於石屋洞鑿觀音自在菩薩尊像
一軀製贊用小行書摩崖計六十二字贊云大聖觀音
身現塵刹隨身響應咸見菩薩了茲實相孰不解脫善
哉淨信本惠清豁命乎鄙手倚巖鐫刻水月現前儼然
生活乾祐二年歲在己酉九月十日記

院在烟霞嶺下水樂洞咸淳臨安志開運三年吳越王
建撰文正書勒石文計五百三十六字碑額篆書西關
淨化院碑後院廢宋孝宗以其地賜李昉因重建佛宇

發土得錢氏時碑記龕置石間其文曰大璞未雕性寂
則無其執我涪源旣泮性生遂有於成身是以四相盛
衰三界紛擾本師世雄哀其顛墜憫彼輪迴樹巨缸而
燭幽運廣筏而濟溺立善廣福皆爲方便之門舉手低
頭盡是可歸之路淨化院者卽鑒諸道者之所建也道
者永嘉人受業於仙峯護國靈隱禪院彌年苦節早歲
勤身著頭陀庵敝之衣修菩薩利樂之行逢緣必作隨
處立功建濠河津要之橋梁修府郭壅狹之岐路早臨
潭廟中之靈宇宵奉園穹前之淨池其於運力供僧重

言化俗苟有一善利於人樂無不爲乃曰國土民安君
主信向足雲水烟霞之衆餅囊杯錫之遊其間或有幻
相無情塵緣將盡百衲之衣何直周身之具奚求爰尋
佛言備得教旨且西土苾芻尼下至優婆塞優婆夷送
往之禮名以闍維闍維之文實火化也棄餘灰於遠水
免遺骨於他山牢無煩人置不有地卽具以上事達於
廟朝剏佛祠於湖山思祈爲功德主上曰六度門中嘗
聞喜捨八佛田內屢建津梁勤王早立於大勳奉佛素
崇於至性聞是善也忻然在懷遂奏勅與請置其所乃

於鎮西關之右延壽山之陽郭郭匪遙柴木甚便命開
基址式建僧居聖上允俞錫名淨化闍維之道興於此
焉由是芸閣勲臣香闍貴戚府郭君子闐闐信人發心
無難捨之財集事有易成之力像設必備舍宇一周香
燈含晝夜之輝鐘磬續晨昏之韻仍於院側立此方壇
或願闍維不計來眾資其事用給以薪蒸利濟之門無
大於此將欲紀錄不朽刊勒堅珉海闊山高莫並有爲
之福毫枯筆竭難書無盡之功時開運三年歲在丙午

二月十日記

牒奉處分前件僧戒珠朗潔法性融明三乘洞究於真
宗妙理該通於元旨自以住持巡郡主當崇吳道業雅
播於孤高禪德彌光於眾譽昨者遠攜瓶錫專到都城
備覩法儀克彰清謹今得僧司陳舉是儀寵示旌崇特
加德號之榮用發禪門之慶勉持教法更俟恩光事須
補禪大德牒舉者故牒龍德二年二月日牒

鴻臚

謹案武肅王牒舉崇吳院僧嗣匡牒後具押字

宋元來與鐵券玉冊詔誥俱藏台州錢氏

院在西興鎮後唐長興三年吳越王建明年置寶幢保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六

四

安江境并撰記文其記云夫真如演化以廣大慈悲濟
度沙界其有達微妙之旨宏勝善之緣盡孝思之心創
清淨之業靡不迴慧炬而照燭乘法力以津梁超彼龍
天證菩提之因果竊以自恭遵治命虔稟遺言闕事有
益於顯晦功有合於貞休皆許闕用光積慶昨以西興
城壘之內曩歲曾別置徃牢雖宰斷至明固無枉濫而
縻繫稍滯或有淪亡念茲綿厯重泉何由解脫於是變
圓扉而崇梵宇開紺殿而立睟容仍建寶幢鎮茲土地
磨礱翠珉刊般若之文輝煥禪扉集龐洪之福所有前

後幽暗魂識一一咸冀往生然願以此功德資薦皇考
武肅王昇七寶之法身耀千光之瑞相其次保安疆境
兵火無虞以予以孫永永蕃盛長興四年癸巳三月二
十六日起復吳越四面都統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
校太師守中書令錢元瓘記

鴻臚

謹案以上錢武肅王鏐及其子元瓘文五篇從

錢氏世譜補錄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六終